

活在瘟疫的日子



插圖：MEILO SO

一報中

mcwriter@appledaily.com
逢周刊登

蔡瀾

「自我隔離的這段時間做什麼好呢？」很多網友都問。

「有什麼好過創作？」我回答。

「但我們都不是什麼藝術家呀！」

「不必那麼偉大，種種浮萍，也是創作。」

浮萍去那裏找？鋼管大廈森林中。說的也是，不如把家裏吃剩的馬鈴薯、洋葱和蒜頭，統統都拿來浸水，一天天看它長出芽來，高興得很。

好在年輕時在書法上下過苦功，至今天天可以練字，越寫越過癮，每天不動動筆全身不舒服，寫呀寫呀，天又黑了。

寫好的字拿到網上拍賣，也有人捧場。

玩個痛快，替網友們設計簽名，中英文皆教，也不是自己的字好，而是看不慣年輕人的鬼畫符，指導一下，皆大歡喜。

微博這塊平台不錯，網友一個個賺回來，至今也有一千一百萬個。本來一年只開放一個月，讓大家發問，這次因在家裏，就無限制了，年輕人問問苦惱事，一一作答，時間也不夠用。

喜歡的電影是什麼？早已回覆。當今問的是音樂，這方面甚少涉及，就大作文章，從我喜歡的歌手開始，每個來一曲，啟發了網友們對這個人的喜好，就可去聽他們別的作品。

勾起很多回憶，像我剛到香港時的流行曲，是一曲叫《Sealed With a Kiss》的，由 Brian Hyland 唱出。一九六二年的事了，這段日子不停地在腦海中出現了又出現，也不管他人喜不喜歡，也就介紹了。

很多人的反應是低級趣味，又嫌是老餅之歌，怎麼說也好，我才不管，我喜歡是我喜歡的事。如果年輕人細聽，也會聽出當年的歌星都經過丹田的訓練，歌聲雄厚，不像現在的唱一句吸一口氣，像癆病多過演唱者。

大家躲在家裏時，我還是照樣上街，但當然不可妨礙到別人，口罩是戴上的，一回到車上，即刻脫掉，不然會把自己悶死。

鍾楚紅來電說聚會，到了才知道是她的生日，多少歲我不問，反正美麗的女人是不老的。

請我吃飯最合算，我吃得不多，淺嘗而已。酒照喝，也不可能像年輕時一喝半瓶烈酒。

一說喝酒，又想起老友倪匡兄，

他最近得到一個怪病，腿部長了一顆腫瘤，動了手術。

他老兄樂得很，說是一種很奇怪的病，只有專家一看就知道是種皮膚癌，普通的醫生還以為是濕疹。我本來想請他把病名寫給我，後來覺得無聊，也就算了，反正這是外星人才會染上的，說也無益。

這段時間最好是叫外賣，但我寧願自己去取，打包回來慢慢吃，常去的是九龍城的各類食肆，偶而也想到小時候吃的味道，就爬上皇后街一號的熟食檔，那裏有一攤賣豬雜湯，叫「陳春記」非吃不可。

老太太已作古，當今由她女兒和女婿主掌，味道當然不可能一樣，早年的豬肚是把水灌了又灌，灌到肚壁發脹，變成厚厚的半透明狀，爽口無比。做這門功夫的肉販已消失，總之存有一點點以前的痕迹，已算口福。

店主還記得我雖喜內臟，但不吃豬肺，改成大量的豬紅，想起新加坡那一檔也賣豬雜，挑戰我說他們的產品才是最正宗的，我不服氣去試。一看碗中物，問道豬紅在那裏？對方即刻啞口無言。原來新加坡政府是禁止人民吃豬血的，不但豬血、雞血、鴨血什麼血都不可以賣，這怎麼做出正宗的豬雜湯來？

接着到隔幾家的「曾記粿品」，這裏除了韭菜粿之外還賣椰菜粿，那就是高麗菜包的。

就可惜沒有芥蘭粿，想起當年媽媽最拿手，結果去菜市場買了幾斤，自己做，在家裏重溫家母的味道，樂融融。

做菜做出癮來，什麼都試一試，我最愛吃麵，尤其是黃色的油麵，拿來炒最佳，可下雞蛋、香腸、豆芽和蝦炒之，把家備的那瓶 Kecap Manis 偷過來淋上，不必下味精也夠甜。說起它，最好還是買商標有隻鵝鵲的 Bango 牌子才好買，其他的不行。

說到炒麵，又有點子，可以號召網友們來個炒麵比賽，得獎的送一幅字給他們，這麼一來，花樣又多了。

這段時間又重遇過毛姆的小說，不止《月亮和六便士》、《剃刀邊緣》，還有無窮盡的其他作品，統統搬出來看，又有一番新滋味。

還有連續劇和舊電影，看不完的。日子怎麼過？
太容易過！